

求實文藝叢刊

二 鴉 雜 文

求實出版發行

1949

刊叢藝文實求

文 雜 鴉 二

行發社版出實求

1949

刊叢藝文實求

文雜鴉二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聶紺弩

發行 求實出版社

香港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四樓

總經售 求知書店

湖南長沙蔡鐸中路一五五號

承印者 有利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中二三三號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0001—3000

序

在桂林的時候，出版過兩本小冊：「歷史的奧秘」和「蛇與塔」。湘桂大撤退之後，似乎連那出書的書店都沒有了，書自然早絕版了。這本小冊分兩輯，上輯「歷史的奧秘」，下輯「蛇與塔」。但並非那兩本原書的重版合訂。「歷史的奧秘」里有幾篇刪去了，有幾篇收入另一本叫做「血書」的集子里去了，剩下的只有六七篇；其餘的都是以後寫的。「蛇與塔」里保存的篇數稍多，但也有半數是新加的。

這些小文，現在看起來，實在無力。固然有些是在蔣政權之下，受着過大的限制，只好寫成那樣；主要的却是由於思想力的貧弱，再就是懶散，根本沒有用力寫。一個朋友批評我：「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非再跨進一步不行。但這一步却很難跨，努力了幾年，還不敢自信有什麼成績。關於這，讀者會在書中感到的。

「二鴉」這兩個字，是我的筆名，山另一筆名「耳耶」諧聲而來，是我的筆名中最為我所偏愛

的。過去用得太少，以後又大概無須用它了，就趁出這本小冊的時候，用作書名。字從諧聲，本無取義；所以偏愛，無非因為未被別人用過，這是我取名的一點癖好。但如果解爲「老鴉笑豬黑，自己不覺得」，一向叱罵黑暗，自己的思想也正有黑暗成分，乃至雙倍那種成分；或者這本小冊分爲兩輯，恍如兩隻既不美麗也不爲人所喜悅的烏鴉；都未嘗不可，只是不是本意。

一九四九、五、一〇、香港

上輯 歷史的奧秘

歷史的奧秘……………(一)

父親……………(六)

論「封神榜」……………(二)

論「天主教主」……………(元)

論「申公豹」……………(二〇)

再論「申公豹」……………(三)

探春論……………(二)

擁護「忠王李秀成」……………(三)

魔鬼的括弧

(五)

道德一論

(四)

「愛智廬」

(四)

讀魯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圖」

(四)

畧談魯迅先生的「野草」

(五)

由蕭軍想起

(六)

魚水篇

(六)

迎駱賓基

(七)

一九四九、四、二一、夜

(六)

下輯 蛇與塔

蛇與塔

(九)

女子教育一文獻

(九)

母性與女權

(一〇)

賢妻良母論

(一〇)

體貌篇

(一〇)

論怕老婆

(一一)

西餅論

(一二)

怎樣做母親

(一三)

論娼妓

(一四)

早醒記

(一四)

沈崇的婚姻問題

(一五)

『確係處女小學亦可』

(一五)

「妻」

(一五)

談「簡・愛」

(一六)

談娜拉

(一六)

論武太郎

(一七)

歷史的奧秘

托洛斯基先生薨逝了。多年流離轉徙中的托洛斯基先生被「暴徒」所刺而薨逝了。據報紙新聞欄介紹，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這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托洛斯基，到了由十月革命艱難締造出來的蘇聯穩固，壯大而且正發展下去的今天，自己却在流離轉徙中被刺而薨逝了。

在薨逝之前，托洛斯基是活着的，這大概無須說明；不過這活着，在托洛斯基應該是一種悲哀：他，這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活着，不是因為由十月革命艱難締造出來的蘇聯的存在，竟剛剛相反，是因為反蘇勢力的存在。同時，他的薨逝，在他也應該是一種悲哀：因為反蘇勢力的存在而活着的他，不被刺於蘇聯，却被刺於蘇聯以外的國土——反蘇勢力也終於不能保障他的安全。

托洛斯基的活着和薨逝，也真可以說英魂末路了！

中國也有像托洛斯基的人物，比如汪精衛就十分類似：托洛斯基英姿颯爽，常為女性所追逐；

汪精衛也一表非俗，年近六十，望之還如三十許人。托洛斯基是個演說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汪精衛也口若懸河，筆參造化，書畫琴棋，詩詞歌賦，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汪精衛則會「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據說：對於中國革命的功勞也不小。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的當時，就與另一重要領袖的意見有多少出入的吧，但不肯屈居人下，「羞與絳灌爲伍」，却是那一重要領袖死後的事；汪精衛在國父生前固然常受批評，而發揮了最大的政治力量的，也還是在國父死後。前面說過，托洛斯基是「理論家」，他真也完成了他的獨特的理論系統，以他的理論爲根據，他可以借重任何反蘇勢力打擊蘇聯；關於這一點，汪精衛也不弱，他的電報、宣言、論文、演詞、在許多地方，曾由「皇軍」的飛機替他散播，而他的電台播音，更是常有的。他們的理論，也真有一個共同點：讀來讀去，就令人想起一句老話：「舍曰欲之，又從而爲之詞」！不過也有不同的：托洛斯基雖然也借反蘇勢力而存在，造成了累累的「黨案」，却始終未在任何一個地方，建立起反蘇政權；汪精衛比較幸運，託「皇軍」的威光，在南京建立了反中華民族的所謂「國民政府」。但這雖然正是托洛斯基深引爲憾，死不瞑目的事，却也并非托洛斯基和汪精衛之間有什麼差別，藏結在於蘇聯比中國強大。惟一不同之處，恐怕只在托洛斯基已經薨逝，而汪精衛却還健在。詩云：「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就是中國人民對於汪精衛應有的

感想。

從托洛斯基和汪精衛，我想起一個歷史的奧秘。

「白鐵無辜鑄佞臣」，這是誰在岳王墳上題的詩句，簡直爲白鐵呼冤，對佞臣深惡痛絕極矣。佞臣是指秦檜，雖然秦檜的盛德，不是「佞臣」二字所可包舉。

我不知道秦檜是否也和托洛斯基或汪精衛一樣，以不甘居人下，「羞與絳灌爲伍」始，以「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終。但借敵國的力量打擊祖國，窮除異己，削弱祖國對敵國的抵抗，却正是同樣的。

抗戰以前，似乎曹聚仁先生說過：講和也是一種政治主張，秦檜不過主張講和而已這位秦檜先生既然也是漢人，又確實不是大金國派來的選手，一定要把剩下的半壁河山送給大金國的意思，恐怕未必有；縱然有，也未必多的。只是事情到了要貫徹一種政治主張，就不能不排斥別種政治主張和有別種政治主張的人，不能不使有別種政治主張的人流血的時候，到了不能不借敵國的力量來打擊和自己的政見不同的人，以至斷送整個民族的生命的時候，到了因爲不顧看敵國與祖國人民的共同的血光，却不能不讓祖國人民的血單獨流洒的時候，却往往又作別論。古人說，賣箭的難道比賣盾牌的心眼兒壞些麼？一個惟恐不傷人，一個惟恐傷人。這就不是一是二是一種政治主張的問題，

而是那政治主張對不對，以及能不能覺悟自己的政治主張或鬥爭方式不對，就馬上懸崖勒馬，痛改前非的問題。

談到秦檜很容易就想起岳武穆。曹聚仁先生（又是他！）曾從一些書本子上找到很多材料，證明岳武穆不過是一個跋扈的軍人。其實這些是無需證明的。人只要有腦經，只要腦經能够思考，就會想像到書本子上沒有寫下的許多事情，何況已經寫下了的呢？岳武穆既然是一個軍人，不能完全擺脫當時軍人的風習。他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也和別人一樣，要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所謂「跋扈」也者，安知不就是一種意志堅決的表現呢？

我們把岳武穆當作神聖，把秦檜當作反派代表，很少是關於他們個人人性的問題；雖然人性的美惡，往往是一個重要樞紐；倒是在他們在歷史舞台上所演的角色，就是說他們所盡的任務，所能發生的作用。一個人演了神聖的角色，他的一切缺點，一切過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盡的任務遮住，洗清了。不但這樣，還有許多實際上與他毫不相干，而在當時是可能的神聖的傳說，都全被加到他頭上，使他更爲神聖。還不但這樣，好事的人們還一定要把他的父母妻子親戚朋友無一不神聖化起來，以顯得他的神聖並非偶然。如果演的相反的角色，不言而喻，他的一切美德，會被一齊扶煞，一切醜惡都和他脫不了關係，而父母妻子親戚朋友也就沒有一個好人。那末岳武穆縱有不

名譽的什麼，首先就不會被寫史書的人寫上去，縱然寫上去，也不會被讀者所重視。至於秦檜呢，也許跟托洛斯基或汪精衛一樣是個才子，能够吟詩作賦，有等身的著作，是個演說家，能够在講台上使聽衆感動得流淚，以及其它說不盡的豐功偉烈；可是那些都不留存於我們的腦筋裏，也不留存於歷史家的筆下；留存的那一副尊容，實在太不漂亮，雖說真實的肉體的臉嘴，也許賽過梅蘭芳。

這是歷史的奧秘，也是歷史的可怕處。就今天說，祖國的抗戰正和蘇聯的建設一樣，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能獻身抗戰，堅持抗戰，誰就是民族英雄，誰就是岳武穆；已有悠久的光榮歷史自然更好；雖然沒有，縱然有的不够光榮，也毫無關係。誰要是背叛抗戰，打擊抗戰，誰就是民族罪人，誰就是秦檜，不管過去怎樣了不得。而且，背叛，打擊抗戰，事實上也絕不可能，徒然使自己走向汪精衛，也就是托洛斯基的路而已。

托洛斯基和汪精衛都是多才多藝的「天才」，他們的部分的著作，也都會膾炙人口，但是歷史的大力將毫不顧忌地把它們完全摧毀，將來的人將簡直不知道或不注意托洛斯基和汪精衛其人究竟有什麼能耐，正像現在的我們不知道或不注意秦檜有什麼能耐一樣。只有他們的名字不會被忘記，它們將永遠作爲人類史上的污點而存在。

父親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生死人而肉白骨。」還有「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一句話，則和上一句完全不同的含義被使用着。我以爲這兩句話底意義應當是一樣。在古舊的使用的場合，前一句話大約是感恩戴德；後一句話則是對於所謂聖賢豪傑底特立獨行的稱頌。無論在那種場合，都是對個人說的，一方面誇示着個人，一方面也把用語底意義弄狹小了。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僭妄，無論個人有多大的力量是不能誇大到這種程度的。世界上有一種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真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的力量，但決不是個人而是這時代。

我們生活着的這一時代，是一個偉大的轉換時代，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勢力鬥爭得最激烈最尖銳的時代。在中國，一方面是國際帝國主義（現階級上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們的勢力，一方面是漢奸賣國賊以外的人民大眾的民族革命勢力。在這尖銳的鬥爭中，一方面是無數的民族英雄爲民族解放而獻身的表現；一方面是民族底敵人底瘋狂的殘

虐。這兩種相反的行爲，無論那一種，在一定的情勢之下，都可以使人感奮，自覺而勇敢。用老話說就是，死人也可以使他活，白骨也可以使它長肉，使頑者廉，懦者立。

把轉換時代底這一意義具體地表現出來了的是高爾基底「母親」。母親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老朽的人物，對於這社會的本質的不合理，一點也沒有理解。然而因爲目擊在工廠裏做工的兒子及兒子底同志們底英雄的獻身，和工廠主，官憲，警察，軍隊們底一貫的殘暴，自己也終於覺悟而成爲最前線的鬥士。固然，你可以說，因爲獻身的被殘害的是她底兒子，所以她能自覺，沒有什麼稀奇。但是誰說過，革命是完全出於所謂自由人，第三種人的同情，義憤，而路見不平，挺身而起，拔刀相助麼？要是沒有，這真足以證明革命這件事，大而言之，和全階級底利害；小而言之，和個人底私生活密切地關聯着！

並且，革命的火焰如果還沒有燃起，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已經燃起了，那就無論壓迫者用怎樣殘酷的手段來摧殘，屠殺，也決不能使那火焰熄滅。剛剛相反，只是更煽起這火燄使它擴大而加速燒燬自己底台基底速度！爲什麼呢？因爲這瘋狂的行爲，一定會增加敵對階級底憤怒，一定會加強戰士們復仇的決心，一定會使本來猶豫觀望着的人們，加深自己底認識與勇氣。那末，在這種場合，如果說最清楚地了解這鬥爭底嚴重性，最容易鼓起復仇的決心和勇氣的往往是鬥士們底家屬尤

其是疼愛兒女的父母，應該是用不着怎樣解釋的。

我在東京的時候，日本文化界遭遇了兩件不幸的事，一件是理論家藏原惟人底被拘捕，一件是作家小林多喜二底被拷打而死。和這兩件事相關聯，我碰到了一個和高爾基「母親」裡頭母親一樣的人物——藏原惟人底父親藏原惟廓。

第一次知道老藏原，是在一家書店底書架上看見藏原底論文集「新興階級與文化問題」，這集子是藏原在入獄以前，用好幾個筆名，在好幾個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入獄以後，由老藏原搜集起來出版的。末尾有他一點短短的「書後」，從他自己到監獄裏去探望藏原的經過說起，隨後說到這集子內幾篇文章底來歷，末後，「爲了他（惟人）和他今後恐怕一刻也不忘記的新興文化運動，希望這本書爲關心惟人底理論與實踐的所有的人們所讀到。」這，也許只是點平常的文章，我當時却受了很深的感動。

小林被打死之後，老藏原在「文學新聞」上發表了一篇哀悼的短文。短文底末幅，他對文化運動者們表示了這樣英勇的態度：

我決定把身體弄強健，無論到甚麼地步，也做你們底後援者。我看見你們底鬥爭的英雄姿式，就抱着絕大的快樂和希望。爲了做你們底後援，無論會陷入怎樣悲慘的境遇，也不敢